

读蒋礼鸿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》札记

吴小如

予于敦煌变文了无所知，然于文字训诂之学独有深嗜。读蒋氏是编，获益殊多。间有一得，泚笔记之，犹野人之献芹曝，非敢于专门之学妄施雌黄也。一九六八年春日记。

贵：尊称，是尊贵的人的意思，（页六）

按：蒋引《孟姜女变文》“□贵珍重送寒衣”与“劳贵远道故相看”为例，并加按语云：“按文意是范杞梁鬼魂对孟姜女说的；‘劳贵远道故相看’就是‘劳您……’，‘□贵珍重送寒衣’的缺文也应是‘烦劳’、‘承蒙’等意思，而‘贵’也是尊称。用‘贵’来作尊称，这和宋人称后辈为‘贤’是一样的。”予于敦煌变文一无所知，容当详检之。如在此二例之外再得称他人之例，则蒋说可从。若仅此二例，则疑“贵”乃夫对妻专用之敬称，而未必有“尊贵的人的意思”。盖范杞梁出身虽卑微，然既已为孟姜女之夫婿，亦未必时时以尊称称孟姜女也。

又按：蒋云：“用‘贵’来作尊称，这和宋人称后辈

为‘贤’是一样的。”“贵”之与“贤”，就其用法言之，确属同一性质。就其本为代名词，后乃转为形容词，亦有共同之点。然在封建与半封建社会中，“贵”与“贤”虽同属敬称，而其实则有所不同。大抵称“贵”之对象，关系皆较疏远；而称“贤”之对象，则较亲昵，虽有敬之之意而实含昵之成分。如言贵国、贵府、贵县、贵校、贵上大人、贵家长之类，虽统为敬称，然与称之者关系实较疏远。至于贤妻、贤弟、贤妹、贤侄（贤阮）、贤甥、贤婿、贤契、贤乔梓（旧时称人父子为“贤乔梓”，称之者多与被称人之父同行辈，或所称对象视己身分略卑；如与被称人之子同行辈，则不宜以“贤乔梓”并称其父）、贤昆仲、贤伉俪等称谓，或行辈低于己，或身分卑于己，或关系至密迩，要之皆较称“贵”之对象关系为亲昵。此固与“贤”之一词本属对后辈之称有关也。然以后世之通例反观变文中“贵”字之用法，则唐代民间用“贵”字似犹有亲昵成分；至明清以降，则“贵”字纯属敬而远之之称谓矣。

歌歌哥哥：就是父亲。（页八）

按：蒋引近人王力《汉语史稿》第五十四节云云。今按王说实本于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二十四“哥”条。予旧有《释“哥”》一文，引顾说以释元人杂剧《墙头马上》中曲词，可与此互参也。

阿家 家大家：就是“翁姑”的姑。（页一〇）

按：蒋引《因话录》、《太平广记》、《南唐书》及《南史》以证变文中“家”即翁姑之“姑”，是也。

蒋云：“唐人‘姑’、‘家’两个字的读音应该是相同的。”考韩愈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：“盘之土，可以稼（一本作‘维子之稼’，非是）。”读“稼”与“古”音同(gū)，以与“土”字协韵，可为旁证。蒋又云：“‘阿家’也称‘大家’。”“大家”当读为“太姑”。盖“大家”之称，始见于《后汉书》，其由来尚矣；然“大”当读“太”，则今人或未注意及之。东汉班昭为曹世叔妻，和帝数召入宫，令皇后诸贵人师事之，号曰大家。盖昭为帝所尊敬，故称之曰太姑也。

又按：蒋引近人黎锦熙《陕北关中两县方言分类词汇》，谓陕北洛川与关中铜川两县妇女称翁姑为“达、妈”，并加按语云：“‘达、妈’本是称父母的，称翁姑为‘达、妈’，是顺着丈夫的称法”。今按，“达”即“爹”之音转。《金瓶梅》中多山东方言，书中即以“达达”为“父”之昵称。安徽定远、河南项城亦并以“达达”称父，初不仅陕北关中为然。

奸人：奸细，间谍，探子。（页二一）

按：蒋引《张义潮变文》“奸人探得事宜”云云，此“奸人”犹言坏人耳。

尸灵 丧灵尸灵：死尸、灵柩。（页二五）

按：蒋引《缀白裘》十一集卷四《淤泥河》“屈辱”折：“猛拚马革裹尸灵。”并加按语云：“《缀白裘》所辑为明清之间的作品，《淤泥河》不知何人之作，但由此可见‘尸灵’一词流传之远”。今按：京戏及地方戏中，“尸灵”一词屡见不鲜，皆指尸体或灵柩。如京戏

《三娘教子》王春娥唱词有“多亏了老薛保搬取尸灵”是。则此词流传迄今也。

披头散发 披头：披头散发。（页二五至二六）

按：古人言“头”，往往概“发”而言之。如西汉邹阳《狱中上梁王书》：“语曰：‘有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。’”杜甫《春望》：“白头搔更短，浑欲不胜簪”。但言“白头”，不言“白发”。故“披头”即“披发”，蒋引《大唐西域记》证之，是也。然“披头”或“披发”云者，其义实即“披发”，与“披头散发”尚小有出入。盖“披”同“被”，犹被覆之意。“披头”者，发被覆于头也；“散发”者，发散无髻也。合两语联缀为四字成语，盖互文见义耳。

附按：现代汉语成语中有“劈头盖脸”一语，“劈头”实应作“披头”，“披”、“盖”为对文，“头”、“脸”为对文也。

慢慢 漫漫煊煊：容光焕发的意思。（页三〇）

按：蒋引《天问》、司马相如赋、刘孝绰与白居易诗及李煜词以证成其说，是也。诸字自当以“曼”为正字，作“漫”、“纒”、“熯”、“慢”、“煊”者，或同音加借，或一义派生，遂各异体耳。与“曼”词义相近者，有“灿烂”（古作“粲烂”）、“烂纒”（“纒”或作“漫”，或作“熯”）诸词，皆以同义之二字联列为复合词。而“粲”字又可衍为重言“粲粲”（如《诗·小雅·大东》：“西人之子，粲粲衣服。”陆机《日出东南隅行》：“暮春春服成，粲粲绮与纨。”），“烂”

字可衍为重言“烂烂”（如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：“磷磷烂烂，采色滫汗。”《文选》李善注引郭璞曰：“皆玉石符采映耀也。”《诗·郑风·女曰鸡鸣》“明星有烂”句郑《笺》：“明星尚烂烂然。”《世说·容止篇》：“眼烂烂如岩下电。”），则“曼”字自亦可衍为重言“漫漫”或“慢慢”，如敦煌变文中所用诸词是也。

又按：“曼”、“慢”义亦不限于容光焕发。韩愈《晚春》诗：“慢绿妖红半不存。”“慢绿”，一作“漫绿”。“慢”、“妖”盖形容柳色花光之明媚，与“灿烂”、“烂漫”正复相同。

躄趺颞 没忽：身体胖，行动迟缓。（页三一至三二）

按：“躄趺”见于《玉篇》与《广韵》，训为“疲行貌”，上一字莫仲切（《广韵》送韵作“莫凤切”fòng），下一字香仲切（hòng，已见蒋引）。“颞颞”见于《广韵》与《集韵》，《广韵》训为“健也”，《集韵》又训为“鼻面平”。上一字《广韵》莫拔切，《集韵》莫葛切（音与“末”同）；下一字《广韵》胡葛切，又许葛切，《集韵》何葛切（音与“曷”同）。其义则皆与变文中作“肥胖”解者不同。然蒋又引《方言》郭璞注：“们浑，肥满也。”（《集韵》恨韵亦云：“们，们浑，肥满貌。”亦已见蒋引。）并加按语云：“‘们浑’和‘颞颞’、‘没忽’是一个词的音变，就《方言》注来看，晋代已经有这个词了。”予因疑变文中诸词之训为“肥胖”者，实用其原始义；字书、韵书所训之“疲行”、“健”、“鼻面平”诸解，皆引申义也。现代汉语中尚有一习见之词，亦“们浑”之音变，而为蒋氏失

之眉睫者，乃“颡颥”是也。“颡颥”始见于《玉篇》，训为“大面”（《集韵》训同），现代汉语则引申为“糊涂”、“不明事理”、“漫不经心”诸义（见《中华大字典》、旧本《辞海》及《新华字典》）。然肥胖之人，其面部固较常人为大，犹肥胖之人鼻与面往往相平也。故予疑“颡颥”之初义亦与肥胖相关，“大面”云者，已为引申义矣，（“大”亦有“胖”义。《说文》卷二上“半”部：“胖，半体肉也。一曰广肉。”段玉裁于“一曰广肉”下注云：“此别一义。胖之言般也，般，大也。”《礼记·大学》“心广体胖”句郑玄注云：“胖，犹大也。”是“大面”之训即含“胖”义。）至“颡颥”训“健”，盖肥胖与健壮，义亦相关也。蒋氏释“蹇趲”，以为有三种可能。一为“本来是蹇趲，作行疲解，因为经常和肥连用，肥的意义掩盖了疲行”；一为“本来就是肥，因肥人常常走不动，因而变为疲行，字体也转而变为从足从走的了”；一为“‘蹇趲’是疲行，‘颡颥’、‘没忽’是肥，不一定有什么关系”。其说殊病模棱。予则以为第二说近是。诸词皆由肥胖一义转为引申义，字形字音因之亦多所变易，此固语言诂训发展之正常规律也。

附按：近人符定一撰《联绵字典》，下限以六朝为断，故《玉篇》亦在网罗之列。然其书收“颡颥”而遗“蹇趲”，于以见著书之难。

脂子：肿起的一堆。（页三四）

按：蒋引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及《集韵》，以“脂腓”释证变文之“脂子”，是也。然予疑“脂”与“髓”本为一字，“腓”与“瘰”本为一字。《左传》成六年：

“于是乎有沈溺重髓之疾。”杜注：“重髓，足肿。”《释文》：“髓，足肿。”今按“重髓”之“重”，即“肿”之假借。“重髓”，即“肿髓”也。“追”亦从“自”得声，而“髓”、“胎”义复相近，故知本为一字也。《说文》七下“疒”部：“痍，病也。从疒，鬼声。《诗》曰：‘譬彼痍木。’一曰肿旁出也。”引文见今本《毛诗·小弁》，“痍”作“坏”。《毛传》：“坏，痍也。”《释文》：“痍，木瘤肿也。”“痍”从“疒”者，以其为病也；“髓”从“月”（“肉”），以其为肉肿也。是一义派生为数字耳。

又按：蒋引变文《太子成道经》“髓胀烂坏”以释《燕子赋》“脊上缝个胎子”之“缝”，以“缝”为“髓”之误字。此似嫌迂曲。鸟脊上本无物，今肿起成胎，如缝缀于脊上者，于义亦通，无烦改字也。至“髓”字则应读滂纽，与今“膨胀”之“膨”，实为一字。盖古无轻唇音，“逢”字本读重唇音，如“逢见”一词，今口语犹读“pèng见”（俗写作“碰见”）；古人有龙逢比干，“逢”即“逢”，今犹读滂纽也。“膨”、“髓”之外，《集韵》蒸韵尚有“脉”字，训为“腹胀貌”，披冰切，亦与“膨”、“髓”为同意之义派生字。惟“髓”在江韵，“膨”在庚赖，“脉”在蒸韵，当是我国各地之方音小异，遂分别书作不同音符之形声字，各归于不同之韵部耳。

又按：蒋引《太子成道经》“髓胀烂坏”一语，于“坏”字无解。今疑“烂坏”即“烂殍”，盖“溃烂”之倒文也。（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卷八云：“今殍烂字作‘溃’，而‘殍’废矣。”则“殍”乃“溃烂”之本字。）

“殄”，《类篇》训“肿决也”，义正与此符合。“坏”与“溃”、“殄”同纽假借，义亦相近也。（《荀子·议兵》：“当之者溃。”杨倞注云：“溃，坏散也。”可证。）

附按：旧本《辞海》“肉”部九画“肿唵”条云：“《庄子·让王》：‘颜色肿唵，手足胼胝。’成玄英《疏》：‘肿唵，犹剥错也。’郭庆藩《集释》：‘唵字疑当为痲，病甚也。’按唵当为痲之借字，《说文》：‘痲，旁肿出也。《诗·小雅·小弁》‘譬彼坏木’《释文》：‘痲，木瘤肿也。’颜色肿唵即肿痲，谓色之剥错如木病瘤肿也。”（合订本“未集”页九四）今按，《集释》说固未允，《辞海》谓“唵”为“痲”之借字亦非。此当依章炳麟《庄子解故》之说，以“唵”为“殄”之借字。盖“唵”、“殄”相通，犹“绘”、“绩”互用矣。今人每曰面色若浮肿，正“颜色肿唵”之意也。

痲病 水病：肿病（页三四至三五）

按：蒋引《茶酒论》：“茶吃只是胃（？）疼。”于“胃”下置问号。疑此即“腰”字之讹文。盖“腰”本可作“霽”，又误为“胃”耳。

又按：蒋云：“至于何以养虾蟆会得肿，则已无从索解。”予谓虾蟆腹鼓，养之者即当得腹鼓之疾（俗名臃症，即水肿病也）。似无深义。

又按：蒋引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十一，谓“痲”、“肰”二形“非体也”。今按，“痲”音税，始见于《玉篇》，训为“病也”。蒋失引。

鍤冠：犁头的铁刃。（页四〇至四一）

按：蒋引《阿弥陀经》讲经文：“后教狱卒下鍤冠（冠）。”谓“鍤”为“犁”；异体，“鍤冠”即《说文》中所谓“犁冠”，复引《系传》、段《注》及《尔雅疏》等以释之，是也。然蒋云：“‘教狱卒下鍤冠’，就是用犁来耕罪人的身体。”则疑未确。《阿弥陀经》讲经文又云：“铁犁耕舌洋（烔）铜灌。”明是以犁刃割舌也。

阿魏：一种有臭气的植物，可以吃的。（页四二）

按：此宜释为“一种有气味的植物”（或“有强烈气味的植物”）而不宜肯定为“臭气”。《说文》一上“艸”部：“葷，臭菜也。”段注：“谓有气之菜也。”（并已见蒋引）“阿魏”诚为“葷”之一种，然《说文》所谓“臭菜”也者，即段玉裁所谓“有气之菜”。凡有特殊强烈之气味者，即谓之“臭”，如葱、蒜、韭、薤皆“有气之菜”，皆“葷”也。阿魏当亦属于此类。如确言“有臭气”，则易与现代汉语所谓香味臭味之“臭”相混，非古人所谓“臭”也。（《礼记·大学》：“如恶恶臭。”“恶臭”始相当于今所谓臭气，单言“臭”则否。古所谓“其臭如兰”，夫兰为香草，岂能以今之臭气释之？又今成语有所谓“臭味相投”，本指人之习尚气味相投合，非必专指稟赋恶劣者也。）

又按：明谢肇淛《五杂俎》卷十云：“俗云：‘黄金无假，阿魏无真。’阿魏生西域中，一名合昔泥。其树有汁，沾物即化。人多牵羊豕之类系树下，遥以物撼其树，汁落，则羊豕皆成阿魏矣。树上之汁，终不可得，

故云无真也。其味辛平无毒，杀诸虫，破癥瘕，下恶除邪，解蛊毒。且其气极臭，而能止臭。彼中以淹（醢）羊肉甚美，中国止入药物而已。”蒋引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而未及此书，故录以备考。然谢书多涉荒诞，如言阿魏汁沾羊豕之身，并羊豕俱化阿魏，不免夸饰近志怪者流矣。惟述其性能，可补蒋引之不足耳。

节会：音乐的段落节奏。（页四三至四四）

按：节会似当释为节拍。嵇康《琴赋》：“激清响以赴会。”又：“乘险投会。”《文选》李善注：“会，节会也。”凡两见。（后者已见蒋引）“赴会”、“投会”，皆指琴音求合于节拍也。

升常胜常：即“胜常”，女子见到人的问候用语。（页四八）

按：蒋引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五：“胜常，犹今妇人言‘万福’也。前辈尺牍，有云‘尊候胜常’者，‘胜’字当平声读。”其实唐人读“胜”字，除作名词外，其它多作平声，不独“胜常”之“胜”为然也。本书页一二一，蒋引《唐摭言》卷十三章孝标诗：“及第全胜十改官。”“胜”即读平声。又如杜甫《秋日夔州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》：“色好梨胜颊。”韩愈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之一：“绝胜烟柳满皇都。”“胜”字亦皆读平声。然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卷二十六“力”部“胜”字下注云：“凡能举之、能克之皆曰胜，本无二义二音，而俗强分平去。”其说是也。以敦煌变文与曲子词多以“升”代“胜”观之，知唐人于此字之二音二义区分犹不甚严也。今人则但知此字作去声读，偶有读

平声者，反觉标奇立异矣。

卮，就是“扑”，同音假借。（页五〇）

按：蒋以变文互证，训“雹”为“扑”，是也。然又引《释名》、《玉篇》，以为“扑”与“跑蹴”之义相近，则语涉葛藤，未见分疏。“跑”在六朝以前有二训。一训“蹴”，如《释名·释天》云：“雹，跑也。其所中物皆摧折，如人所蹴跑也。”《释名》例以同音字为训，“雹”在入声觉韵，知“跑”亦读入声，即《玉篇》所谓“跑，蒲笃切，蹴也”是也（均见蒋引）。一训“趵”，见《广雅·释言》。“趵”音剥，亦在觉韵，《玉篇》训“足击声”，《集韵》训“击”。唐元稹《田家词》所谓“旱块敲牛蹄趵趵”者，谓牛蹄击地趵趵作响也。“跑”之训“趵”，盖叠韵互训，亦读入声，后世以疾趋为“跑”，当是从后一义引申而得。其音则自入声转为阳平，今吴语言“赛跑”，“跑”字犹作阳平声读也。至北方普通话始又转阳平为上声，读为“pǎo”矣。至于训“蹴”之“跑”，唐以后亦转为平声。《集韵》两收之，一仍在觉韵，一则在爻（肴）韵。然所谓“蹴”者，非指以足摧物使折，实指以足掘地。《中华大字典》申集“足”部“跑”下注云：“以足爬地曰跑。《临安新志》：‘是夜二虎跑地作穴，泉水涌出，因号虎跑泉。’”夫雹之中物，固易摧折，而以足掘地，则未必有摧折之意。《释名》之训，本属牵强，蒋引以证“雹”、“扑”，乃益迂远。似不如引《广雅》以“跑”训“趵”，而“趵”有“击”意，以况“雹”、“扑”之训“打击”，反于义为近也。

又按：今江、淮流域人读“雹”字，犹读入声；而华北、东北人读此字，则已读作阳平（báo）矣。据此南北异读之事实，犹可覩“跑”字由入转平之消息也。

附按：以足掘地为“跑”，以手掘地则为“把”、“爬”（皆音pá），又转为“掬”、“刨”。以耒掘地，则最初用“杷”字（即“耙”，系物名作动词用）；后转为“耜”（在讲韵，今读为pǎng）。《说文》更有“耨”字，训“耕禾间也，音籛，而《集韵》爻韵收此字，训“耕也”，置于“跑，蹴也”之前，是“耨”亦读páo也。然则以耒掘地，应书作“耨地”矣。

抱，就是抛。（页五〇）

按：蒋引《史》、《汉》《李广传》及《史记·三代世表》褚少孙赞文，以证“抱”即“抛”，是也。清洪颐煊《读书丛录》卷二十一：“案，《史记·三代世表》：‘抱之山中。’《集解》‘抱’音普茅反，‘抱’即‘抛’字。《李将军列传》作‘因推堕儿’，即抛字义。（《汉书》）《枚乘传》：‘譬犹抱薪而救火也。’‘抱’义亦作‘抛’。”则此说实肇自洪氏，蒋失引。

把 霸：用手拿。（页五二）

按：蒋引白居易《卖炭翁》：“手把文书口称敕。”一似白诗始用此“把”字作拿、持解者。实则唐诗中此类句例甚多。如李白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：“遥见仙人彩云里，手把芙蓉朝玉京。”即在白诗之先。又贾岛《剑客》：“今日把似君，谁有不平事。”“把似”，犹持赠也。引为佐证，似较它例尤切。

𠄎挂：就是掘。（页五四）

按：“掘”字草书作“𠄎”，变文遂讹作“挂”、“挂”耳。蒋引《说文》云云，犹嫌未直截也。然窃疑《说文》之“圣”，即“屈”之讹体。至“屈”音窟，本先秦古音。如《左传》中屈瑕、屈完诸人，“屈”皆读为窟（ku）也。即屈原亦应读作“ku原”其音始确。“掘”今音概，盖古今音之不同耳。

又按：“掘”与“堀”通，即“窟”字也。《国策·秦策》：“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椽枢之士耳。”“掘门”，即“堀门”。故《说文》之“圣”亦可读为窟也。

又按：蒋引不知名变文：“死王强挂，夺人命根。”并加按语云：“‘强挂’就是‘强倔’，就是‘倔强’。”而未申言其故。今按：“掘”与“倔”可通假。《后汉书·王刘张李彭卢列传》论曰：“然犹以附假宗室，能掘强岁月之间。”邱迟《与陈伯之书》：“掘强沙塞之间，欲延岁月之命耳。”字皆作“掘”。唐孙虔礼（过庭）草书《书谱》真迹，书“刚很者又掘强无润”，字亦作“掘”。是知变文虽流行民间，用字犹近古也。

邈貌：就是描画。（页五五至五六）

按：蒋云：“‘邈’字原来应该作‘貌’。‘貌’的本义是容貌，转成动词，作图写容貌解，读作入声。”并引杜诗云云，其说是也。然蒋又云：“而唐人诗文的传本里却有‘貌’、‘邈’通用的例子，如韩愈楸树诗‘不得画师来貌取’，朱熹的《考异》就说：‘“貌”或作“邈”。’这就是‘邈’和‘貌’通用的证据。韩诗‘貌取’虽然通写作

‘邈’，但仍读入声，变文的‘邈’则已读作平声。从‘貌’读到平声的‘邈’，才有后起的从手苗声的形声字‘描’字的出现。”则似有语病。盖“貌”所以通写作“邈”者，正以“邈”本读入声，故假借为“貌”之入声也。如蒋所云，一似“邈”字本应读作平声者，适倒果为因耳。

又按：据蒋引诸例，变文中之“邈”，其能证实为读平声者，仅《捉季布传文》“丹青画影更邈真”一例而已。容当详检核也。

闕（關）闕：拼合镶嵌。（页五六）

按：蒋释“闕”“有拼合的意思”，是也。如言“闕榘”，即拼合意。李贺《梁台古意》：“台前闕玉作蛟龙。”王琦《汇解》云：“《说文》：‘闕，遇也。’今人谓木石镶嵌榘合缝之处谓之闕。‘闕玉’，以玉相闕合，作台前栏楯，而镂为蛟龙之形也。”参看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卷二。

又按：蒋引《维摩诘经》讲经文：“闕闕车渠光璨烂。”“璨”为“璨”之讹字，“璨”与“灿”通，“璨烂”，即灿烂也。蒋失校。

服 复裹服裹：包装，收拾。（页五八）

按：“服”、“复”并疑为“覆”之假借字。“覆”有盖覆、被覆之意。“覆裹”，犹言包裹。又《释名》屡言“覆冒”，亦掩覆蒙盖之意。“覆裹”，犹“覆冒”耳。《秋胡变文》之“服得十袂文书……”（此“文书”实指书籍）与《敦煌曲子词集》之“服裹琴书……”，皆指包装裹扎；惟《韩擒虎话本》之“复裹经题”有收

拾、掩藏之意，盖引申义也。（诸例均见蒋引。）

排比 排枇 排备排办：安排和准备的意思。（页五九至六〇）

按：“排”有备办之意，唐人诗中已见之。如元稹《梁州梦》：“亭吏呼人排去马。”“排马”犹言备马；“排去马”，指备办过往官吏所乘用之马也。元人杂剧有《三关排宴》，“排宴”者，准备筵席也。“排”，盖为“摆”之音转。《释名·释丧制》：“两旁引之（按，谓翼）曰披，披，摆也，各于一旁引摆之，各倾倚（敬）也。”毕沅《疏证》：“《说文》……无‘摆’字，当借‘捩’字为之。”“捩”，犹“排”也。翟灏《通俗编》卷三十六“摆”字条下引《释名》，并云：“今以排列仪仗曰摆，因此。”又引张衡《西京赋》：“置互摆牲。”及马融《广成颂》：“摆牲班禽。”注：“摆谓破砾悬之。”并云：“今谓陈设牲饌曰摆，因此。”古读“摆”为黑（pí），盖与“披”同音，故《释名》以“摆”释“披”也。而“摆”、“披”亦与“排”音近，故后世犹沿用“摆”字，惟音捩（bǎi）耳。今言“摆酒”、“摆宴”，当即备酒、排宴之同义语。明人方震孺文集中有“摆马”之语，盖即唐人言“排马”之意。传统戏曲中凡帝王启行，辄言“摆驾”，即准备銮驾之意，犹蒋引《太子成道经》所谓“是时大王排枇（排比）銮驾”也。变文中“排比”、“排备”诸语，盖由两同义词构成之联列式复合词耳。

附按：戏曲中即作“排列”义解之“排”，亦往往用“摆”字，如“排队”即读作“摆队”，所谓“摆队相迎”是也。昔尝以为“摆”乃“排”字之音变，今以

《释名》证之，乃知“摆”更古于“排”也。方言多存古语古谊，信然。

将：带，带领。（页六四至六五）

按：“将”作率领、带领解，本属古今通义，变文自不例外。《史记·魏公子列传》：“使将将其军归魏。”“将其军”，率领其军队也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言韩信能将兵，刘邦善将将，即善于带兵领将之意。“将军”一词，即由“将”有带领之意而成，以动宾结构为名词，谓率领军队之人也。“将领”一词，亦同此义，惟省去宾语，以同义之两动词合而为名词，盖联列式复合词也。唐人诗用“将”字者尤多，如沈佺期《杂诗》：“谁能将旗鼓。”言率领冲锋陷阵之士卒也。杜甫《新婚别》：“鸡狗亦得将。”此“将”字与蒋引《崙山远公话》“不能将去”之“将”同义。蒋但引晋宋人语以证变文，犹未为全面也。至于“将”为名词读去声，为动词则读平声，此亦后世始有所分别，秦、汉以前尚无异读也。

伴涉 伴换 剌剌：犹如说陪伴、追随。（页六五）

按：蒋引《崙山远公话》“伴涉凶徒”、《八相变》“伴换太子”及下女夫词“谁人伴换”、“公子伴涉”等语，以陪伴、追随之义释之，其说可信。蒋又云：“现在吴语中还有以亲友聚会流连为‘盘桓’的，应是与‘伴换’出于同源。”今按：蒋说是，然有三事须订正。一、“盘桓”用于亲友流连聚会，不限于吴语。二、“伴涉”、“伴换”等词，其后可置宾语，而“盘桓”则不可；依

变文例，陪伴亲友可以言“伴换亲友”，而“盘桓亲友”则为不词。三、鄙意“盘桓”所以有与亲友聚会流连之意，其语源盖出于三百篇。《大雅·皇矣》：“无然畔援。”《玉篇》引作“无然伴换”，与变文之文字全同。《卷阿》：“伴矣尔游矣。”《周颂·访落》：“将予就之，继犹判涣。”“畔援”、“伴换”、“伴矣”、“判涣”，皆与“盘桓”同义。《皇矣》、《访落》二诗之“畔援”、“判涣”有徘徊、徬徨之意；而《卷阿》之“伴矣”，则正所谓流连聚会，即后世之“盘桓”（《易·屯卦》作“磐桓”）也。“盘”，义当作“般”。《说文》八下“舟”部：“般，辟也。象舟之旋，从舟从父，父所以旋也。”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般，还也。”段玉裁云：“般辟，汉人语，谓退缩旋转之貌也。……《释言》曰：‘般，还也。’‘还’者，今之‘环’字，旋也。”（见《说文解字注》卷十六）“桓”，段云：“《易·屯卦》‘磐桓’，‘磐’亦作‘盘’，亦作‘槃’，义当作‘般’。‘桓’，义当作‘亘’。般者，辟也；亘者，回也。马融云：‘槃桓，旋也。’……”（见《说文解字注》卷二十六）是“盘桓”之初义，但训旋转不进，与“徘徊”、“徬徨”之义相近。其后以古代封建统治阶级行礼时多揖让盘旋，乃引申为宾主间行礼之专用语，书写亦小有异同。如《礼记·投壶》：“宾再拜受，主人般还曰：‘辟。’主人阼阶上拜送，宾般还曰：‘辟。’”“般还”，即“盘桓”。如《汉金乡长侯成碑》：“以礼盘桓，名德可尊。”则已与今所谓流连聚会之义为近矣。“般还”亦可作“周还”。如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升降上下，周还裼裘，礼之文也。”而《淮南子·齐俗训》云：“古者非不知繁

升降槃还之礼也。”比照而观，知“周还”即“槃还”也。“槃还”又可作“盘旋”，如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：

“盘旋揖让以修礼。”《抱朴子内篇·塞难》：“所以贵儒者，以其移风易俗，不惟揖让与盘旋也。”而“盘桓”、“盘旋”、“周还”诸词又转而为“周旋”。如《后汉书·臧洪传》：“感故友之周旋。”《三国志·蜀霍峻传》：“使与子乔共周旋游处。”《晋书·潘岳传》：

“犹忆畴昔周旋否？”夫“周旋”已具朋友往还之义，此一望可知者也；而其源则自“槃还”，“盘旋”“周还”等词引申衍化而来者，是“周旋”犹“盘桓”也，亦即蒋所云“亲友聚会流连为‘盘桓’”之义也。且今所云与亲友盘桓流连，仍具“不进”之义焉。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：

“抚孤松而盘桓。”此“盘桓”固可训为停步不前矣，然亦具与孤松相流连、相依聚之义。与今所谓“同朋友盘桓了两三天”之“盘桓”，用法固相同也。予因疑“伴奂”一词，盖自三百篇以来，千百年迄在口头相传。初但与徬徨、徘徊同义，继乃引申为流连聚会之意。此二义也，三百篇中语已皆有之。自秦、汉以降，除徘徊、徬徨一义外，乃自“盘旋”、“盘桓”演变为“周还”、

“周旋”等词，要皆与朋友相流连聚会之义有关。演变至唐代，于民间俗语中遂有训追随、陪伴等义之“伴换”、“判劂”诸词。至《大雅》、《周颂》诸诗旧注，悉去诗旨远甚，其谬误自不待言，兹不赘。（裘锡圭君语予，近人葛毅卿于四十年代尝有专文释“判换”诸词，结论与予同，予于七十年代初始得检读，别详拙作《诗三百篇臆札》中。小如附记。）

下脱：欺骗。（页六七）

按：蒋引《降魔变文》：“若死弄楔。”“弄楔”即“要挟”。盖“要挟”本应作“腰胁”，变文上字用本字，下字用借字。蒋于此无释，故识于此。

遮：用贿赂去请托。（页七二）

按：蒋所引凡四例，似皆未足以证实“遮”有行贿意。疑“遮”应作掩饰、隐瞒、遮盖、回护解。如蒋引《燕子赋》：“教向凤凰边遮嘱。”“遮嘱”，遮盖、嘱托也。又：“岂受资贿相遮！”言不能受贿以掩护行贿者也。又蒋引《敦煌掇琐》五言白话诗：“不许私遮曲。”“遮曲”，犹言“回护”。又：“纵使公王侯，用钱遮不得。”“遮不得”犹言拦挡不住，意谓虽用钱亦不能护其使不死也。明凌濛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四：“若有一二处做将出来，他就出身包揽遮护。”“遮”、“护”连文，遮犹护也。京戏台词屡见“遮瞒”、“遮盖”诸语，皆与蒋引“遮”字诸例同义，知不作行贿解矣。

𪔐𪔐𪔐咬：求恳。（页七二）

按：《集韵》上声巧韵：“𪔐、𪔐、𪔐、咬，五巧切。《说文》：‘𪔐骨也。’或从尧，亦作𪔐、咬。”是“𪔐”乃“𪔐”、“咬”之异体字。变文“咬”、“𪔐”连文，不当为重复字。“𪔐”盖“𪔐”之讹文也。“𪔐”字见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，即“𪔐”之异体字，明人梅膺祚《字汇》收之。《正字通》云：“𪔐，俗𪔐字。”

过与 过以 过：给，送给，交给。（页七二）

按：“过”有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之意。古称访谒为过，“过”者，及门、到门之谓。如曹丕《与吴季重书》：“故使枉道相过。”“相过”，谓相访。李白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：“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百代之过客。”上句言天地乃万物之逆旅主人，下句之“光阴”，乃日月之代称（予别有考。今皆以“光阴”为时间，乃别一义。以此句言之，“百代”乃指时间者，如又以“光阴”为时间，则为不词矣）；“过客”，谓来投止之旅客，非谓过路之陌生人也。李贺有《高轩过》诗，谓有贵人见访，非谓有高车度越其门前也。凡言过访，皆指由此及彼也。现代汉语中谓由此及彼或由彼过渡至此亦用“过”字。如由彼册籍誊入此册籍，谓之“过录”；由旧账转入新账，谓之“过账”；由甲户转至乙户，谓之“过户”；河北省方言谓把病传染给人为“过给人”，皆由彼及此之意。唐代有所谓“过所”，即今之护照也，今日本尚存有唐写本“过所”之原件，“过”亦由此及彼或由彼及此之意。然则变文中所谓“过与”，亦犹此义，故可释为交付、送给也。

教招 交招：就是“教诏”，教训的意思。（页七八）

按：“教诏”本书面语。宋俞文豹《吹剑四录》：“此惟老成经历，平时以此诏教其子弟，庶几临时不为俗师所惑。”与蒋引诸例义同，惟作“诏教”耳。然此语固长期流行民间，自唐时变文至近代戏曲，“教招”（即“教诏”）一词固屡见不鲜也。惟京戏中“招”字读为tiáo，不知是讹读，抑为方言耳。儿时溺于听歌，每聆京戏

《法门寺》刘彪唱词中有云：“自幼儿不读书时常打闹，仁义道德少教tiáo。”辄疑此“tiáo”字当如何写法。往时艺人口传心授，得师承者仅字之音读与腔之唱法而已。不计其应作何字也。坊间所印京剧脚本，于“tiáo”字或作“条”，或作“调”，皆疑其非是。今读蒋氏书，乃恍然有悟，此“教tiáo”云者盖即变文中之“教招”也。刘彪所唱，本怨其母对己不加训诲，“少教招”之意，正与变文诸例语义相符合。知戏曲中语词犹多存古代民间通行语也。

然此说亦有足致疑者。检韵书与字书，“招”字并无“条”音。岂京戏所唱非此词欤？昔人每病京戏艺人文化素养不足，故所唱多讹字，岂误读“招”为“tiáo”欤？予尝再三思之，仍持前说。一、京戏中保存古代方音甚多，并非讹读。如“脸”读为“检”，“盟”读为“明”（人人辰辙则音转为“民”），或以为误，其实不惟不误，且为宋元以来之传统读法。《集韵》上声琰韵：“脸，居奄切（音与‘检’同），颊也。”《韵会》反切同，训为“目下颊上也”。“盟”字在《集韵》庚韵凡两见，一音“眉兵切”，与“明”同音；一音：“谟耕切”，与“薨”同音。今湖北江汉平原各县以方音读“脸”与“盟”，犹作“检”与“明”之音，惟已习普通话者始读为“liǎn”与“méng”也。然则安知“招”之读“tiáo”，非古读耶？二、从“召”得声之字，读“tiáo”者非一，如“迢”、“苕”、“髻”皆是也。然则“招”之读“tiáo”亦本有此可能，固不得以其不见于韵书、字书而遽尔否定也。故予宁过而存其说以俟博雅君子。

对量 对 等量；和“比并”意思相同。（页八二）

按：“等量”今已转为书面语言，现代汉语有成语“等量齐观”。

附按：“等量”之“量”为动词，应读平声。蒋引诸例皆然。如所引《维摩诘经》讲经文皆骈俪语，白居易诗为五言排律，咸有平仄可按。又如韩愈《调张籍》诗，通首押“阳”韵，有“蚍蜉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”之句，“量”字固必须读平声始协韵也。然今人读“量”字，无论名词动词，无论“等量”或“不自量力”之“量”，一律读作去声。古人固不分平去，其奈今人读诗不押韵何！

般当 般比；也是比并。（页八一至八二）

按：“般”即“班”，蒋说是也。“当”训“对”，训“匹”，本古训。曹操《短歌行》：“对酒当歌。”又：“慨当以慷。”两“当”字皆训“对”。本书第一二三四页蒋引《丑女缘起》：“相当莫厌无才艺。”“相当”犹言相匹配为耦。《水浒传》屡言“伴当”，即伙伴、伴侣之意。现代汉语犹有“门当户对”、“年貌相当”之语，“当”皆训“对”，即此所谓“比并”也。又，今河北省方言谓男女相匹配而非其耦曰“不般配”疑即变文“般比”之音变。

又按：今普通话尚有“老搭档”一语，谓久相协作之对手。疑比“挡”亦由训“对”之“当”字衍化而来者。

借 皆；也是比并。（页八二）

按：“偕”训“比”、训“并”，本古训。“皆”，则“偕”之通假也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引《汤誓》：“予及女皆亡。”“皆亡”，犹并亡。“皆”即“偕”。《诗·邶风·击鼓》：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“偕老”即“并老”、“同老”。特蒋引变文诸例“皆”、“偕”皆作动词用，稍异于作副词用之古代书面语言耳。

忆逼：就是“抑逼”。（页八八）

按：“抑逼”犹言“压迫”。“压”、“抑”同义，“逼”、“迫”同义。而“抑逼”与“压迫”且为双声。因疑今所谓“压迫”即由古“抑逼”一词转化而来者。

作祖 𧈧（𧈧）祖：欺陵。（页八九）

按：现代汉语有“作践”一词（北京方音读为“糟践”），疑自此词衍变而来。

返倒 返反倒：违逆，抗拒。（页九一）

按：“返倒”今或写作“翻倒”，河北沧州口语尚有此词，犹言“折腾”，亦含“违逆”之义。又，沧州人谓发脾气使性为“翻辙”（“辙”读如“车”音，天津方音则读“擦”之阴平），又谓之“翻腾”，皆与此相近。

索 索 色：就是娶妻。（页九七）

按：“索”与“讨”同义，索债、索价可言讨债、讨价。今江淮流域各省犹有“讨老婆”之语也。

又按：“索”与“素”每易相混，不必作“素”始与“素”互淆也。《礼记·中庸》：“素隐行怪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即作“索隐行怪”。详见朱熹《中庸章句》。

崖柴：张开嘴巴，贪馋凶狠的样子。（页一一三）

按：蒋引《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》：“长蛇咬咬三曾黑，大鸟崖柴两翅青。”又引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十二《起世经》第三卷音义：“唯喋，五佳反，下助佳反，犬见齿唯唯然也。”因谓“崖柴”即“唯喋”，并释之云：“在犬是露出牙齿，在鸟就是张开嘴巴了。”说疑未的。盖变文以“崖柴”与“两翅青”相连属，如训“张开嘴巴”，则与两翅无涉也。今按：古书中读“ai、chai”之汉字共三组。一组从目，“睚眦”或“睚眦”是也；一组从口或从齿，“唯喋”或“唯喋”（后者见慧琳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十四，注云：“并俗用字也。正体并从齿，从‘柴’省作‘眦’。”）则从口与从齿者义正相同）与“齶齶”是也；一组即“崖柴”，但取其音，而略其义符焉。从目之“睚眦”训瞋目裂眦；从口或从齿之“唯喋”或“齶齶”，训“齿相齶”或“开口见齿貌”（见《说文》二下“齿”部“齶”字训。《玉篇》训“齿相切”），即蒋氏之所据也；“崖柴”又见《三国志·曹爽传》裴注引《魏略》：“二狗崖柴不可当。”则其义犹从口或从齿之字也。然窃疑此词本为张开之义，故训张目则从目，训张口见齿则从口或从齿，此句变文明言“两翅青”，则“崖柴”当指张翼而不指张喙。且“睚眦”、“唯喋”之义，在人则含怨恨，在

禽兽则兼指凶猛。鸩鸟狠戾，则奋翅鼓翼以褻其怒，亦与词义相切合。鄙说与蒋异，姑录以俟正于通人。

又按：蒋云：“变文上句未详。”予疑上句或是形容蛇皮发光。以其有光，故言“皎皎”；“曾”为“层”字之通假，“三层黑”，指蛇皮之色。

附按：“睚眦”之有怨恨义（如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“睚眦之怨必报”。《广韵》去声卦韵“睚”下注云：“睚眦，怨也。”），乃引申义也。盖张目瞋视，其人必含怨恨故也。“噬啖”或“噬柴”之含凶狠意亦然。《魏略》所云，亦指狗之猛獠者，故裴注释之云“其意三狗皆欲啣人”是也。于是西晋以降，又有从“疒”之“痍疵”（见《庄子·人间世》郭象注。《集韵》卦韵则作“痍眦”训“恨也”；盖其下字恐与“吹毛求疵”之疵字相混，故避而不用），则专就怨恨之义而别造新字，非复训张开之初义矣。

剔秃：就是“诋诮”，狡猾。（页一一三）

按：“剔秃”疑即“突梯”之倒文，与“诋诮”固为同一语源也。古联绵词每可颠倒用之。俞樾《读楚辞》释《卜居》之“呶訾”、“儒儿”，即阐明此义。略云：“《卜居》：‘将呶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？’愚按韩昌黎文：‘足将进而趑趄，口将言而嗫嚅。’即本乎此。呶訾，即趑趄也。訾从此声，趑从次声，本同部字，古得相通。呶之转为趑，犹‘足恭’之‘足’音沮也。儒从需声，嚅亦从需声，古同声而通用。儿之转为嗫，犹雌霓之霓音霭也。使易《楚辞》为訾呶，为儿儒，则即韩文之趑趄嗫嚅矣。使易韩文为趑趄，为嚅嗫，即

《楚辞》之昵訾、儒儿矣。双声叠韵之辞，本无一定，倒顺皆通耳。”近人郭绍虞《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》一文中“语词颠倒例”，释此义甚详，亦可参看。据此，则“剔秃”、“诋诱”即“突梯”之倒文，义亦正复相通。《卜居》云：“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楹絜乎？”王逸注：“转随俗也。”“转”上疑夺“圆”字。《文选》五臣注：“突梯滑稽，委曲顺俗也。”夫“突梯”、“滑稽”既为如脂如韦之状语，则“突梯”、“滑稽”皆有柔滑之意。一九六四年至六五年，予到湖北荆州专区参加四清运动，习闻天门、江陵等地之方言。彼处言“滑稽”，皆指人之狡狴圆滑，工于心计。初疑言者有误，然言之者实繁有徒，用之者亦多端，皆同然为此一无差别，归而考之载籍，然后知楚地楚语，固存古义，今谓“滑稽突梯”为俳谐可笑之义者，反为后起之训矣。然则“突梯”亦当具狡狴之义矣，故援之以证蒋氏“剔秃”之说。

慙慙：惭愧，耻辱。（页一一八）

按：蒋引《集韵》上声三十四果：“慙，慙悞，愆也。或作𦏧、𦏨、𦏩。”“慙”，即现代汉语所谓“慙（读去声）不开”之“慙”。

惨醋 惨酢：气恼，羞愧。（页一一九至一二〇）

按：蒋云：“‘醋、酢’同音，疑这两个字都是‘作’的假借字。”是也。而“惨”实“惭”之假借字，“惨”又为“惨”之借字，亦犹“惭”字也。

冒惨：就是“𦞞𦞞”，烦闷的意思。（页一二〇）

按：“惨”除作“慚”之假借字外（见上条），又为“燥”之异体字。然“燥”除训愁闷外，亦训羞慚，今通读为sào，书汉字作“臊”。如北京方言谓“害羞”为“害臊”是也，实即“害燥”。蒋于“惨醋”条下引《太平乐府》卷四乔梦符[朝天子]曲“我倒有三分惨”可证。惟乔曲仍读“惨”，今乃径读为“sào”耳。又，“臊”作及物动词用，亦有羞辱意，如《儒林外史》第二十二回“怎么当着董老爷臊我”是也。

附按：“臊”本音骚，《说文》训“豕膏臭”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以“腥臊”连文，为《广韵》所采，盖凡肉之腥者皆曰“臊”也。至《水浒传》第三回（七十回本第二回）所谓“臊子”，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卷十六“肉铺”条作“燥子肉”，则知“臊”字在宋以后即读去声矣（“燥”音sào，今江南北人言“乾燥”之“燥”，犹读心纽也）。“臊子”谓碎肉，以“臊子肉”可作馄饨馅知之，亦见《水浒传》第三回。

造次 造此 操次 取此（次）千次 迂次：有下列三种意义：一、仓猝；二、不精细，不审慎；轻举妄动；三、尴尬，进退两难。（页一三四）

按：“造次”一词，由来尚矣。《论语·里仁》：“造次必于是。”何晏《集解》引马融云：“造次，急速。”《释文》引郑玄云：“造次，仓卒也。”邢昺《疏》：“造次，犹言‘草次’。”邢《疏》实本于孔颖达《春秋正义》。《春秋》隐公四年“夏，公及宋公遇于清”杜注云：“遇者，草次之期。”孔《疏》：“草次，

犹造次。造次，仓卒，皆迫切不暇之意。”盖“造次”与“仓卒”，本一音之转，而“草”又与“造”之音相近也。据杜注，知魏、晋时“造次”已可写作“草次”，则变文中之“操次”，亦“造次”之音变耳。（“造”读精纽，“草”、“操”读清纽，本可相通。“操”作名词读去声，与“造”之读音尤相近。）至于“取次”，张相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卷四已收，注云：“犹云随便或草草也。”则与蒋说第二义相近。然予细绎《汇释》所举诸例，其作“随便”解者，往往应解为“仓卒”或“急遽”，如杜甫《送元二适江左》：“经过自爱惜，取次莫论兵。”皮日休《襄州春游》：“等闲遇事成歌咏，取次冲筵隐姓名。”皆可训为“仓卒”。盖张说“取次”义，未与“造次”连类比照，故相去一间耳。至蒋引《抱朴子·祛惑篇》“不可取次也”，“取次”殆引申为轻率卤莽之义，犹后世谓不可草率卤莽从事，辄言“不可造次”也。

又按：“造次”一词，元明以来小说中多有之，亦有“轻易”、“随便”意，因知“造次”、“取次”本出一源也。

逡巡：犹如说“顷刻”。（页一三七）

按：此已见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卷五，蒋引杜甫《丽人行》及罗隐《春日登上元石头故城》诗，均见于张书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四有诗云：“不道逡巡命，还贪倾（顷）刻花。”盖袭唐韩湘《言志》诗语气。以“逡巡”与“顷刻”为对文，知明人犹以逡巡为顷刻也。

劣时：立时，当时。（页一三九）

按：蒋引《叶净能诗》并加按语云：“本篇有好几个‘劣时’都可以解释做‘立时’，但‘劣时策贤坊百姓康太清，有一女……’，却不能解作立时，而应该作当时解，才合适。”今按：此“劣”疑为“当”之误字，故与其它假借为“立”之“劣”字异训，非例外也。

乾：白白地，徒然；没来由，不需如此而如此。（页一四〇至一四一）

按：蒋训“乾”为“空”、“徒然”、“没来由”，皆是也。今犹有“乾着急”、“乾瞅着”、“乾瞪眼”等语。然蒋引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五回“当下那妇人乾号了一歇”，则疑非是。“乾号”固指无泪而空号叫，然有泪则湿，无泪则乾，此乃对“湿”而言之“乾”，非“空”、“白白地”之意。

当：从前。

按：现代汉语有“当年”，谓“昔年”；“当时”，谓昔时；皆“从前”义。又有“当初”一词，“当”犹“初”也，即从前也。“当初”，盖两同义字联列成复合词耳。

其：如其，假使。（页一五一）

按：蒋引敦煌本《搜神记》：“其不出者，合家总死。”并加按语云：“‘其不出’就是如其不出。”今按此语之“其”无“如其”意。“不出”下有“者”字，乃知是对上文出者而言，言出者不死，不出者则皆死。

非谓假使出者不出则有死之可能也。

乍可 乍 乃可；宁可。（页一五三至一五五）

按：蒋云：“‘乍可’又作‘怎可’讲，这是另一个意义。”并引《龙筋凤髓判》以证之。今按：此盖是“怎”字转为“乍”也。今或书作“咋”，读为“zǎ”，即“怎”字也。如说“咋办好”，即“怎么办好”也。

都来：总共，总是或完全；算来。（页一六四至一六六）

按：蒋引范仲淹〔御街行〕词：“都来此事，眉间心上，无计相回避。”并加按语云：“应作算来讲。”今按：王闳运《湘绮楼词选》注此词云：“都来，即算来也。因此字宜平，故用都字。”已先蒋言之，蒋失引。

可 岂可：就是岂。（页一六六至一六七）

按：黄庭坚《徐孺子祠堂》诗：“白屋可能无孺子，黄堂不是欠陈蕃。”“可能”，即岂能也。已详《诗词曲语辞汇释》卷一“可”字第八条及“可能”条，惟黄此诗张及蒋皆未引耳。

参差：几乎，差不多。（页一七一）

按：柳永〔望海潮〕：“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”言钱塘城中大抵有十万户人家，此“参差”即“差不多”之意。近人胡云翼《宋词选》释此词“参差”云：“这里用来形容房屋高低不齐。关汉卿〔南吕一枝花〕（《杭州景》）‘万余家楼阁参差’，用此意。”姑不论以后证前，关汉卿是否尚知“参差”有“差不

多”之意；即以柳词本身论之，亦未免拘于常义，失之穿凿。“十万人家”本泛指家家户户，初非指具体之楼阁房屋，自当以约数形容之也。

是 应是 应有 所是；所有，一切。（页一七九至一八一）

按：“是”作所有、一切解，现代汉语仍存其用法。如言：“是革命干部都要参加生产劳动”，“是革命干部”，即凡革命干部、所有革命干部、一切革命干部也。“应有”训一切，今惟“应有尽有”一语犹然，意谓一切尽有也。“应”训所有、一切，今惟商店招牌之“一应俱全”一语犹存其义。“一应”，犹言一切、一概。

没 阿没 甚没 什没是勿；甚么，什么。（页一八三至一八四）

按：今湖北方言犹谓“什么”为“没”（通写作“么”），如言“么事”，即什么事。北京方言则谓之“嘛（má）”，如说干嘛去，即做什么去。天津方言则读“嘛”为去声，义并同。

喙 《维摩诘经》讲经文：“送尸荒野山，两眼乌鸢喙。”（页二〇八）

按：此见本书附录一：《变文字义待质录》。窃疑“喙”为“喙”之异体字，此处即“啄”字也。《诗·召南·行露》：“谁谓雀无角？”“角”，“喙”本字，谓鸟喙也（近人闻一多《诗经新义》第十一条有详考，兹不具引）。然“喙”又通“啄”，《尔雅·释鸟》：“生喙雏。”“喙”即“啄”之假借字。“角”为鸟喙，又为兽角，遂于训“喙”之“角”加“口”为“喙”，

所以区分于训兽角之字也，变文字形，当即由此形成，犹存古意。“喙”既可通“啄”，则“喙”亦可通“啄”，此言陈尸荒野，其眼为禽鸟所啄耳。

又按：据《集韵》屋韵，“喙”为峪”（音谷）之异体字，训鸟鸣。然《正字通》则以“喙”为俗字。知此字湮没无传久矣。

【鱼美人】又被美人和枝折，坠金钗。（页二一四至二一六）

按：此与以下二条均见本书附录二：《敦煌词校议》。蒋释“坠”与“缀”通，引近人王泗原《离骚语文疏解》之说，以“坠”为名词。今按：蒋说是也。今人或谓耳环为“耳坠子”，盖北方诸省方言皆然。清代旗人多于扇柄系玉制饰物，名扇坠。梆子腔剧目有《玉虎坠》，京剧有《玉狮坠》，皆以饰物为剧名，其物则以玉雕刻为虎形、狮形。凡此皆足为蒋说之佐证。

【杨柳枝】不见堂上百年人，尽总化为陈。（页二二四）

按：蒋据或校以“陈”为“尘”，并引《维摩诘经》讲经文“远陈离垢舍轮回”为证，谓“远陈离垢”即“远尘离垢”也。今按：《古诗十九首》之十三：“下有陈死人。”曲词之意或本此，可无烦改字。

【失调名】心在舫阿谁边，天天天，因何用以偏。（页二二四）

按：此词经蒋调整，全文如下：“夜夜长相忆，诸君思我无？赚时红辱五人铺，深夜不来归舍，薄情事我夫。蛮画眉儒柳，亏云剑上连。知他心在舫阿谁边，天天天，因何用以偏。”蒋云：“或校‘事’作‘是’，‘蛮’作‘漫’，都是对的。”今按：“蛮”或是“弯”字，“儒”当是“端”字。上片“红辱五人铺”，即“红褥无人铺”也。凡此或为蒋所未及，姑校之如上。